

書介

文：草草

中國，我誤解你了嗎？

定價：港幣78元

作者：加藤嘉一  
出版社：中華書局



中國大學生真的愛國嗎？中國人是保守還是開放？中國女性為甚麼如此強勢？中國人為甚麼愛闖紅燈？中國到底是不是個「自由」的國家？這是一位日本八十後對中國的種種疑問。在日本，有人罵他是「賣國賊」；在中國，有人懷疑他是「無間道」，他卻自稱新時代的遣唐使。加藤嘉一，一個「可怕」的中國通，一個比你和我和他都更了解中國的日本人。留學北京、旅華8年的他，憑親身體驗，藉跨文化優勢，以草根視角觀察中國，比照日本，理性思考，客觀發聲，有疑問卻無偏見，告訴我們他所了解的中國人、中國事、中國情。

美國女畫師的清宮回憶

定價：港幣118元

作者：凱瑟琳·卡爾  
譯者：王和平  
出版：三聯(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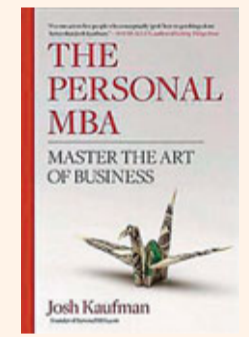


凱瑟琳·卡爾生於1858年，是少數在中國宮廷長時間居居的外國人，也是唯一替尚健在的中國后妃畫過肖像的人。她是第一個以外國人的身份久居大內的西方人；她與慈禧太后及後宮女眷密切接觸，感悟她們的點點滴滴；她在莊嚴冷峻的大殿、秀麗宜人的湖光山色中完成了自己的4幅作品；她寫下了一個美國畫家對這段生活的歷史記錄。

The Personal MBA

定價：新台幣699元

作者：Josh Kaufman  
出版：PORTFOLIO



跳過MBA、跳過學校教的任何商業知識，一個企業的真正成敗，絕對不是象牙塔裡面就能傳授了解的。這書讓你省下大筆費用，從中尋找其他途徑來了解這些價值創造、市場營銷、銷售和財務核心等原則。作者還探討了心理方面的業務，並探討消費者如何作出決策，決定企業做甚麼或不。在作者專業且創新的見解下，讀者很快掌握MBA所教導的任何學問，省下的時間與金錢，將更有助於讀者提出正確的問題，並最終有助於引導作出經營的正確決定。

女人都是詐騙集團？

定價：新台幣220元

作者：密絲飄  
出版：時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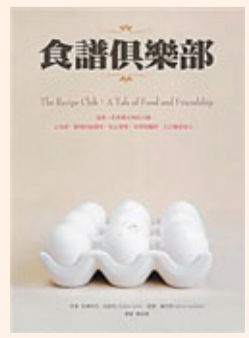


是誰讓陶晶瑩大喊：「背叛姊妹淘！」密絲飄是兩性作家界的毒舌天后，這書寫戀愛女人千奇百怪的行為，並將女人分門別類為：賤人、花痴、怨女、潑婦，以幽默筆調剖析現代男女關係，猶如一本戀愛辭典。女人必看——這是女人也不願承認的黑暗；男人必讀——戀愛的女人都會變這樣。

食譜俱樂部

定價：新台幣380元

作者：安德莉亞·以瑟列、南西·葛芬柯  
譯者：韓良憶  
出版：時周文化



這是一本烹調入味的小說，以友誼、親情糾結提味，佐以背叛、失落與羈絆，入口癡癡身心。琺瑯和小華在兒提時代組成限定兩人參加的食譜俱樂部，開始通信交換食譜，這對摯友穿越時間洪流，在信中分享希望、恐懼與深藏的私密。成長時面對自立的挑戰、初戀的哀樂悲歡、家庭關係的情感糾結、身份認同、道德還有挫敗，而伴隨著這些成長回憶，是琺瑯的「失戀千層餅」、小華的「寬恕的橄欖醬」等一道道美味的食譜，陪著她們跨越衝突，重新修補兩人的友誼……書中80道美味食譜由世界知名美食家梅莉莎·克拉克(Melissa Clark)監督。

# 六六：沒有得獎的命 但要寫到爽

「鳳凰男」、「房奴」、「小三」……她出手無往不勝，當之無愧成為社會話題製造女王；她下筆之快如有神助，《王貴與安娜》、《雙面膠》、《蝸居》分別寫了15天、30天、40天，幾乎有資格參選最高效作家健力士世界紀錄；她形容自己「作品主流，思想非主流」，雖不至於將主流文壇比作「屁」（韓寒語錄），卻也「非主流」地視其為浮雲。她是「被市場挾持」的六六，自嘲「沒有得獎的命」，但一定要寫到「爽」！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 「我爽了大家才能爽」

六六不是科班出生，小時候也沒做過「作家夢」。她原名張辛，1995年畢業於安徽大學國際貿易系，那年她在賽艇俱樂部推銷會員卡，月薪1,400元，夢想是退休前能拿到3,000元。1999年，她赴新加坡定居後從事幼教工作，閒暇時則以網名「六六」（諧音「遛遛」）在論壇上踴躍。若以主流文壇作為標準，暢銷書作家六六直至今日或許仍然存在爭議，但其對社會熱點的驚人嗅覺，在當今內地文壇無人能敵。

2003年起，她的《王貴與安娜》、《雙面膠》、《蝸居》部部都紅得發紫，所有長篇小說均被改編為電視劇或舞台劇，引爆坊間對「鳳凰男」、「房奴」、「小三」、貪官的大討論。

六六對社會熱點的敏感，著實棋高一招；她引領潮流，而不是隨波逐流。記者讓她預測下一個社會熱點，六六回答：「我寫甚麼，甚麼就是社會熱點。」她曾將「松露」比作社會熱點，並以「聞松露的狗」自喻，以此說明這種敏感來自於天生直覺。有了這樣的「超能力」，作為暢銷書作家的六六，為市場「挾持」而不「就範」，可謂底氣十足，「我考慮的第一點是我爽了，我爽了大家才能爽。」

## 控訴現實 有一說一

「我寫書背後的動力在哪裡？在於我對某種社會現象產生了興趣。」六六說，06年她從新加坡回到中國的時候，她驚訝地發現，在所有的聚會上，幾乎所有的對話都圍繞房子展開，而這是她1999年離開中國前，以及此後在新加坡逗留期間，從來沒有過的感受。於是，40天後，《蝸居》誕生了。

無論長篇抑或是短篇，六六所有的小說都是現實主義題材，她將此作為立身之本，拒絕作其他嘗試。「被生活強姦後控訴的叫現實主義作家，被生活強姦後享受的叫浪漫主義作家。我要發洩，所以基本上處於長期控訴狀態。」

在短篇小說《蘇小姐的婚事》之後，六六又折返她更擅長的長篇小說領

域，預計很快將有兩部新作接連問世，「其中一部是聚焦孩子降生後，對年輕父母的影響，另一部則著墨於中小企業。」

在《雙面膠》與《蝸居》之後，有人曾經批評六六在小說中着力展現人性黑暗面，故意忽略人性美好的一面，將生活描述得慘不忍睹；而當聚醫患關係的《心術》出版後，又有人質疑小說的陽光結局是「為政府說好話」。對此六六也頗感無奈。「我是寫手，是觀察生活的人，而每個人觀察生活，得到的都是不同的答案。還有，我為甚麼要為政府說好話？我是新加坡國籍，這個政府不是我的政府。」

## 真實給我 高帽還你

六六性格活潑，快人快語，全然沒有普通知識分子的清高，甚至在公開場合也從不諱言「愛財」。她將「成功」定義為「能夠驕傲地、堂正正地把我人生的每一天在陽光下展覽」，「就算是炫富又如何，我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賺來的，既沒有被人潛規則，也沒有潛規則別人。」六六不屑於偽崇高，被問到「熱衷現實主義題材是否出於社會責任」，她幽默地四兩撥千斤：「出於社會責任？當然不是！我觀察生活，活在當下而已。我是女人，除了寫作，又不能『私奔』（編按：近期網絡熱詞，微博上甚至興起「私奔」體）。」禮貌地將「高帽」丟還給發問人。

不過儘管並不是刻意為之，六六仍然為《蝸居》「無心插柳」的實際效果感到欣喜，「電視劇《蝸居》播出之後，坊間掀起很大反響，連溫家寶總理都表示『我也知道蝸居的滋味』，隨即官方便啟動了針對樓市的新一輪宏調，這就是文藝作品的震撼力與魅力所在。」

在市場洪流中如魚得水的六六，並非文學獎項的寵兒，但她完全沒有因此感到失落。「我沒有想過要得文學獎，同時也認為自己沒有得獎的命，所以早就『認命』。」她知足常樂，因為人生必然有得有失：「在很多人靠文字無法養活自己的時候，我已經是暢銷書作家，靠一己之力買房買車，已經夠滿足了。」



六六接受本報專訪談笑風生，妙語連珠。本報上海傳真

## 文學快槍手

韓寒曾怒斥「文壇是個屁」，雖然看似並未受到文壇認可，六六卻不那麼憤青。她坦言因為「被市場挾持」，所以幾乎沒有考慮過文壇，但「不可能說那樣的話」。「我從小就是內地很多作家與文學刊物的忠實讀者，從中汲取養分，令我從文藝女少年成長為文藝女青年，如今則是文藝女中年，我對文學、文壇懷有深深的敬意，我有今天的成績，是站在無數巨人的肩膀上。」

六六說，當初文學雜誌《收穫》問她，《心術》可不可以先在《收穫》上刊登，雖然可能會影響小說本身的銷售，但她同意了，「有人說我這麼做是為了文壇地位，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我的很多文學基礎理念都來自於《收穫》，如果我的作品能夠像當初《收穫》影響我一樣影響他人，我就會很开心！」

既然是食「文字飯」，大部分作家都有洋洋灑灑落筆千言的本事，但六六出手之快，在業內亦是令人瞠目。《王貴與安娜》寫了15天，《雙面膠》30天，《蝸居》40天，據說六六寫書不列提綱、不草稿，一打開word文檔，就能刷刷開寫。六六自嘲因為寫得太快又記性不好，故事人物超過5個就能把她搞暈，起初小說的女主角叫肖麗麗，寫着寫着就姓胡了，類似的笑話經常發生。

# 為詩歌語言的邊緣特質下定義

書評

文：彭疆青

葉輝在《KAIROS：身體、房子及其他》輯錄了8篇關於朋友的詩集或小說集的評論，當中除了友誼外，文章對文藝及創作理論的討論也是相當有深度的，它甚至可被視為葉輝為外在自我與文學自我之間設立的一塊界碑，也就是說，文學創作往往因為發揮一種中介作用而必然具備一種邊緣特性。

這種邊緣特性正是書寫的核心所在，對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文學象徵就是構成作者主體不可多得之元素，而在書中藉以討論他人作品而呈現的身體及居所，也可視為在作者邊緣以呈現主體鏡像的客體。kairos則需要多費唇舌解釋，它本是指常規時間(kronos)以外特定的、創造性的時刻，與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量性時間kronos相反，它是質性的時間。

創作需要kairos，對作者而言，kairos解除了日常生活對作者的桎梏，因而透過文本將個人體驗導向創作背後的永恆意義。舉達哥拉斯學派認為kairos是一切美德的依據，在《高爾吉亞篇》裡，柏拉圖視之為通向真理的必要片刻和機會，而高爾吉亞卻視之為終極的「不可言說性」，故不能透過kairos中呈現的修辭接近真理。葉輝認同了高爾吉亞的看法，指出語言的有限性，還有詩歌必須置於危機中才能找到機遇，他視詩歌為語言的邊緣，並以kairos作為其直達存在的契機。

葉輝的論述並非要闡述修辭與哲學的關係，而是詩與哲學的分歧，高爾吉亞恰好就是對柏拉圖的不可知論者，葉輝卻因為詩歌的緣故，扭轉了高爾吉亞的見解。但詩歌還發揮了反抗作用，正如《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說的，陳誠詩中的「孤絕反抗」或「消極感受力」語言正是一種單聲裡的獨唱，但它不是無目的地存在的，葉輝根據克里希那娃將它定義為「渴望自由的慾望」。在評論崑南的「三生物

證」中，作者甚至認為青年崑南的詩緣起於對世界的批評，即以混雜語言的形式反抗殖民地中文教育。如果像海德格所說的，自由、去蔽是真理的本質，那麼詩也可以是一種由邊緣回溯中心的、充滿目的性的語言，大異於高爾吉亞的修辭學意涵。

這樣說，詩歌具備了兩重身份，一方面是邏各斯在特定時刻的崩解，另一方面卻是反抗眾聲的獨唱。葉輝在這些評論中，似乎有意為詩歌尋找一種日常語言所缺乏的自由特質，不管這種詩歌在體現反抗者的意志，抑或是以不可言說的語言直達真理。

除了真理，還有生死愛恨的體驗，葉輝評論謝曉虹小說的文字恰好表現出詩歌語言對於描述極端愛恨關係的恰當性。詩歌語言處於語言的邊緣，一如生死瞬間處於日常生活的邊緣，有時候往往只能用詩歌語言來表達，雖然這也是一種極端、隨機的語言，但它本來就是最內在(immanent)的聲音。作為謝曉虹小說集《好黑》的序，《點黑照甜餅》至少點出了小說故事與死亡的特殊關係，葉輝引用了希里斯·米勒的《解讀敘事》：「所有說故事的人都是在死亡的陰影下講話。他們的敘事是與死亡達成協議的一種途徑，同時也構成驅除死亡的一種方式。」《好黑》就瀰漫着這種與死



書名：《KAIROS：身體、房子及其他》  
作者：葉輝  
出版：唯美生活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定價：港幣88元

亡接近的氣氛。死亡像痛一樣，與其說關乎主體意識與言說，不如說關乎身體。於是，葉輝還以「身體詩學」討論了王良和作品中俯拾皆是的知覺語言。也許正是這種名之為「詩」的東西，將慣常的語言推向極端，以協助從屬於邏各斯的身體重返存在的中心。王良和筆下的故事，正好表現出各種暴力，理性的語言無法直達其情狀，這些他者之痛也直接連繫到身體。另外，《好黑》的故事直接以暴力場面及涉及身體的視角呈現出愛恨交纏的關係，一般愛情小說語言也無法把握這種關係，這種書寫就要求語言返回久被忽略在邊緣位置的「身體」，讓它呼喊。而鍾國強的房子詩歌則採取了迂迴的路線，「房子」處於「身體」以外，比「身體」與自身距離更遠，但同樣是從邊緣回溯中心。

要探索各自詩中的kairos，並非易事，而為這些詩作評論，更如同闡釋一種不曾被言說的語言般困難，葉輝的kairos論述似乎要實現一種不可能的可能。當然，文學批評一向借重文學作品，循着邊緣語言的途徑，尋找的也許不是作品的核心，而在評論家要追尋的存在。作為一部文學評論集，《KAIROS》又時刻引導讀者尋找葉輝的存在之境，多於作品的本質，就像高爾吉亞說的，那個kairos就是一切的終極，它不是真理的媒介。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